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7）

序 幕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下午两点。露茜泰妮号轮船连中两枚水雷，快沉没的时候，几只救生小船接二连三地放下水里。女人们和孩子们，排好队伍等着轮到他们。有些人仍旧拚命地紧偎在丈夫们和父亲们身边，其他的一些女人把他们的孩子们，抱紧在胸前。有一个女孩子，孤独地离开其他的人，远远地站在那里。她很年轻，不到十八岁。她似乎一点也不怕，庄严又坚定的一双秀眸，一直望着前面。

“对不起。”

她听到身边一个男人的音，吃了一惊，转过身子。她先前在头等舱旅客里面曾见过这个人，而且不只一次了。这人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慨，引起了她的幻想。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说话。如果有人对他说话，他就会立刻爱理不理的。他还含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样子，用敏捷又怀疑的目光，从肩膀上不停地望过去。

现在她留意到，他非常激动，额头上冒出汗珠。他显然处于一种不可抗拒的状态下。然而他并没有使她忽然想起，他是个害怕遇到死亡的男人！

“呃？”她一双庄严眸子碰上他疑问的眼色。

他犹疑不决地望着她。

“非得这么做不可！”他自顾在咕噜。“是的——只有这么做。”然后他提高声音说：“你是美国人么？”

“你说对啦。”

“你爱国么？”

女孩子脸红了起来。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这么问的！当然我爱国啦！”

“别见怪。要是你知道事情有多么危险，你就不会见怪啦！不过，我必须信任某些人——必须是个女的才行。”

“为什么？”

“因为女人们和孩童们优先。”他朝四面望一望，低声说：“我身上带着文件——顶重要的文件。它们可以使作战盟军的局势完全改观！你明白么？必须要想法子挽救这些文件！你带了它们，比我有更多的机会。你愿意做什么？”

女孩子伸出手。

“慢着——我必须警告你。也许可能有危险——万一有人盯我梢的话，就会有危险。谁知道呢。你有没有胆量做到？”

女孩子微笑起来。

“当然我做得到啦。我直觉得荣幸，被你选中。带了它们以后又待怎么办呢？”

“你可以注意报纸！我会在时报上的人事栏登上一个广告，一开头会用这几个字眼：‘同船的水手’，要是过了三天没有一点消息，唉，你知道，我就完蛋啦。那么，你就拿了这一个小包，到美国大使馆去，当面交给大使。你听没听清楚？”

“完全听清楚了。”

“那么准备——我要说声再见了。”他握住她的手，提高一点声音说：“再见，祝你好运。”

她抓紧他手掌中的这一个油布小包。

露茜泰妮号轮船的右舷一排人已走完了，这个女孩子听从地迅速朝前面走去，走上了小船。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到中国来，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著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著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年轻冒险家

畸形屋

高尔夫球场命案

第一章 年轻冒险家有限公司

“汤美，你这个老东西！”

“杜本丝，你这个老狐狸！”

这两个年轻人相互热烈地欢呼，一时把杜佛街的地下道出口给阻塞了。他们用“老”字来称呼，就完全是错误，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还没有四十五岁。

“好像有几个世纪没看到你了。”这个年轻男人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快陪我去啃个甜面包。我们在这里，阻塞了交通要道，会不受人欢迎的呢。我们快离开此地。”

女孩子同意了，两个人便沿着杜佛街向毕卡迪走去。

“现在我们又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汤美问她。

他的声调里隐隐含着焦虑，这却逃不过布萝顿·柯莱小姐的一双灵敏耳朵。因某种神秘的原因，她亲密的友人们，管叫她做“杜本丝”。她立刻抓住了他的把柄。

“汤美，你这人真冷酷寡情！”

“一点也没有啊！”汤美不甘心地说：“我只希望钞票源源而来。”

“你不愧是一个惊人的吹牛大王，”她一本正经地说：“你真的有一次说服了格兰本修女，说医生叫你拿啤酒当补药喝，忘了记录下来。你还记不记得？”

汤美嘻嘻笑起来。

“我记得！那个老太婆看到时，不是还在大发雷霆么？她人不算坏。格兰本老太婆！那家古老又舒服的医院——哦，我想也像旁的机关一样，会解散吧？”

杜本丝叹口气。

“可不是，你也同样被解散了？”

汤美点点头。

“我被解散已有两个月了。”

“遣散费呢？”杜本丝问他。

“花掉啦。”

“哎啊，汤美！”

“嗨，你这个老狐狸，我并没有瞎花啊。我还没有这样的福气呢！我拿它当生活费用，像过目前的平常生活，住普通的场所和花园住宅。如果你不明白，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乖孩子，”杜本丝打岔说：“我怎么会对生活费用不明白。喏，我们到了尼奥啦，我们各付各的好了！”她领先走上楼去。

这地方早已座无虚席。他们在踟蹰不前，找寻空位子，无意间听到一些零落的谈话。

“——你知道，我告诉她，她毕竟得不到这层公寓套房时，她坐下来哭了。”“这不过是一次交易罢了！天啊，就像纽维斯从巴黎带来的——”

“无意中听到了有趣的琐话。”汤美喃喃地说：“今天我走在街上，走过两个人，听说一个名叫珍妮·芬恩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名字？”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年纪大的太太站起身，收拾起大包小包，杜本丝灵巧地坐到那把空椅子上。

汤美要了茶和甜面包，杜本丝要了茶和牛油土司。

“拿两把茶壶来行不行？”她一本正经地说。

汤美坐到她对面。他向后梳得光溜溜的一头浓密的红头发，一张有趣又不怎么英俊的脸，这是一张绅士兼运动家样子的脸。裁制合身的褐色服装快到了报废的关头。

两个人坐在那里，真像一对新潮派的夫妇。杜本丝还不够格进美容院，她娇小脸上顽皮性的纹路充分显出她的个性和妩媚，果断的下巴，一双灰色大眸子，在端正阴郁的额头下面，看起来晶莹动人。短短的黑头发上，是一顶翠绿色无边小帽，有点破旧的短裙子下面，露出一双不容易见到的优美脚踝。她露出一脸的勇敢和精明。

茶点终于端来了，杜本丝沉思过一阵后站起身，倒了一杯茶。

“现在嘛，”汤美说，边大口咬了一下面包。“我们就说目前吧。你还记得，从那年在医院以后，我还没见过你呢。”

“是啊，我记得很清楚。”她大口吃着牛油土司。“我来说说布萝顿·柯莱小姐简短的自传吧；苏福克·小密桑德的亚契达·柯莱的第五个女儿。柯莱小姐在战争初期，离开她愉快和辛苦工作的家庭生活，到了伦敦，进入一家军中医院。头一个月：每天洗六百四十八只盘子。第二个月：她高升了，擦干净和上面同样数目的盘子。第三个月：高升到剥马铃薯。第四个月：升到切面包和抹牛油。第五个月：升到一楼去拿拖把和水桶，当上病房里的女佣。第六个月：升到在餐桌前侍候客人。第七个月：升到去服侍修女们了！第八个月：做事要多检点一些啦。庞德修女吃了威丝海修女的鸡蛋！引起一顿大吵大闹！不怪病房女佣怪谁！这样重大事故竟然没加注意，就不能非难啦！再降回去重拿起拖把和水桶！爬得高也跌得重！第九个月：升到去打扫病房，就在病房发现我童年时的友人，汤麦斯·勃拉司福中尉（我在此地向汤美致最敬礼！）我有五年没看到他了。这次遇见可真感人！第十个月：为了陪同病人去参观油画，挨上司一顿痛骂！就是前面说过的那名病人。第十一和十二个月：又恢复原职当上客厅里的女佣。那一年年底，光荣地离开医院。后来这位能干的柯莱小姐成功地驾驶一辆运货卡车，载上一位将军。他最令人感到愉快。一位年纪轻轻的将领！”

“那人多卑鄙么？”汤美问道：“那些头戴钢盔的家伙，由司令部坐车到萨伏，再坐车回去，真令人厌恶透顶！”

“现在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杜本丝坦率地说：“可是，话从头说，那正是我职业上的巅峰时日。后来我进了一个政府机构。我们举办过几次很开心的茶会。我想做女房东、邮差、公车司机，来完成我的职业阶段，可是受到停战的影响，我在那个机构耽了几个月，赖着不肯辞职。天啊，我终于离开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失了业。现在，该轮到你说啦。”

“我可没有这么多的高就呢，”汤美歉疚地说：“也很少有变化。我去了法国，然后他们派我到美索不达米亚，我再度挂彩，进入那家医院。然后在埃及留下，一直到停战，在那里等得迫不及待，像我对你说过的，终于受到遣散命运。度过漫长又沉闷的十个月，猛找工作，却找不到任何工作。如果有工作，他们也不会给我。我有什么屁用？我对做生意，又懂得些什么？我什么都不懂。”

杜本丝忧郁地点点头。

“殖民地的情形怎样呢？”她出点子说。

汤美摇摇头。

“我不喜欢殖民地——我完全相信，他们不会喜欢我的！”

“你有什么有钱的亲戚吗？”

汤美又摇摇头。

“唉，汤美啊，你一个伯叔祖母都没有吗？”

“我只有一个不穷也不富的老叔叔，可是他也帮不了忙。”

“为什么帮不了忙呢？”

“有一次他想收养我，被我一口回绝。”

“我听说过。”杜本丝慢吞吞地说：“因为你妈的缘故，你才回绝的。”

汤美脸红了起来。

“是啊，这件事有点尴尬。你知道，我是她仅有的一切。这个老家伙便恨起她了——想从她身边把我夺走。仅只是一点点怨恨而已。”

“你妈已去世了，是么？”她柔声地问他。

汤美点点头。

杜本丝一双灰色大眼睛，有点茫然若失起来。

“汤美，我一向知道你是个好人。”

“好说！”汤美急忙说：“哦，那是我做人的态度，我快要自暴自弃了。”

“我不也一样，一直呆下去，到处找工作，应征报上的广告，尝试每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我受到过勒索，得到过旁人的救济，也受过苦痛的折磨，一点用都没有。我应当回老家去了。”

“你还不想回去吗？”

“当然我不想回去罗！多情善感有什么用？我爸是个可爱的人——我非常喜爱他——可是，你不清楚，我多么替他担心呢！他还抱着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那种乐天的看法，穿短裙和抽烟是不雅观的事情。你可以想像到，我在他眼里，真像肉中一根刺一样。当我在战争发生离开时，他才算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们一家有七口大小呢。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所有家务和参加妈妈们的会议！我常是一个没有恒心的人。我真不想回去。不过，唉，汤美，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么？”

汤美凄惨地猛摇头，然后是一阵沉寂。杜本丝忽然开腔说：“钱，钱，钱啊！早上我在想，中午也在想，晚上也仍旧在想！我敢说，我是为了钱工作的。不过，那个地方是这种情形！”

“此地也一样啊。”汤美抱有同感地说。

“我也想到过，各种找寻工作的办法。”她接着说：“办法只有三种！第一是不要钱。第二是为钱而嫁人。第三是挖空心思去赚钱。头一个办法，就说不通。因为，首先我连一个有钱的亲戚长辈也没有。我老家的亲戚，都是一些体弱多病的贵妇人！我常帮助老太太们，搀扶她们跨越十字路口，替老先生们拎大包小包的，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的名字，都没问过一声——有些人甚至连谢都没谢一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当然罗，嫁人是我最好的选择，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要嫁个有钱的阔少。任何有脑筋的女孩子都会这么做的。你知道，我并非是个多情善感的人。现在你不会说，我是多情善感的吧。”

“当然不会啦。”汤美连忙迎着说：“没有人会说你多情善感的啊！”

“这也不是一种客套的说法呢！”她说：“不过，我敢说，你的用意并

不坏。唉，我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我总是抱着希望在等待——可是，我却从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富有的人！我所认识的男人，几乎有我同样的困难情形。”

“你说起的那位将军，如何呢？”汤美问她。

“我想，他在战事结束后，开设一片单车行。”她说：“在那种地方，就是这样！现在轮到你说了，你可以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我像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那没有什么关系，你总认识什么人的吧。现在，如果我看见一个穿皮衣的男人，从丽兹走出来，我总不能冲着他说：‘喂，你这个富翁，我真高兴认识你啊。’”

“你是说，叫我对一个穿着入时的女孩子，也要这样做么？”

“别这么傻气。你可以走过去踩她一脚，或是替她拾起一块手帕，或做那样的事情。如果她认为，你想认识她，她就会求之不得，自会设法替你出点子。”

“你把我的男性魅力估计得过高了。”汤美说。

“在另一方面来说，我的百万大财主，可能鞋底抹油，逃命都来不及呢！结婚也充满了困难，只有挖空心思想法子去赚钱了！”

“我们不是已费尽心机尝试过了，失败了。”他提醒她说。

“是啊，我们已完全试过了。不过，如果我们不用正统的办法，汤美，让我们做次冒险家怎样？”

“好啊！”汤美高兴地说：“我们怎样开始呢？”

“这倒不容易呢。如果我们能使旁人知道的话，他们也许会上门请教，或是替他们干出一些违法勾当呢。”

“听起来可不坏，”汤美挖苦地说：“何况是出自一个牧师女儿的尊口！”

“这种道义上的罪行，”她说：“该是属于他们的——我可不管。你必须承认，你自己去偷窃一串钻石项圈，和人们请你去偷，这终究是不一样的啊。”

“万一你被抓到，就一点没有什么两样了。”

“可能会被抓到的。不过，我就不会被抓到，我人这么聪明。”

“谦虚也常是你最容易犯的毛病。”汤美说。

“别再瞎扯吧。汤美，你说，我们真的该怎么办呢？我们合伙做生意，怎么说？”

“创办一个专门偷窃钻石项圈的公司吗？”

“这不过是一个譬喻而已。让我们——啊，在簿记学上，你管它叫什么的？”

“我说不出，我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我——不过，我常被搞糊涂了。总是把借方写到贷方，贷方记到借方——因此，他们把我炒了鱿鱼。喔，我懂了——我们两人的合伙冒险事业！我是从这些腐旧的数字里，看到的动人句子，忽然想到的呢。这倒有一点伊莉莎白时代的风味，令人想起那些西班牙大帆船和金币。一个两人合伙的冒险事业！”他眉飞色舞的笑起来。“用这个年轻冒险家有限公司名称，怎么说？”

“把这当笑话说倒不错。不过，我认为可能会有些管用的。”

“你说，怎样同你的主顾联络呢？”

“可以登个广告啊。”她连忙出主意。“你有纸笔吗？男人身上总带了这些东西的。就像我们女人，常带着发针和粉扑一样。”

汤美把一本绿色笔记本递给她，杜本丝忙着动手写起来。

“我们这样起头：年轻的军官，战时两度挂过彩——”

“还是不要这样写的好。”

“啊，好吧，我可爱的孩子。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也许会打动一个老处女的苦心，她也许会来收养你，以后你也不需要再做什么年轻的冒险家了。”

“我还不想过养给人呢。”

“噢，我忘了你对这事有偏见了。我只不过逗你玩的啊！报纸上多的是这类事情。你现在听着——这样如何？‘两个年轻冒险家待聘。愿做任何工作，去任何地方。待遇必须优厚。’（一开始，最好把待遇交待清楚。）我们也许会加上：拒绝不合理的条件——像房子和家具之类的事情。”

“我想任何我们能获得的条件，会是非常不合理的呢！”

“汤美，你真不愧是个天才！越是这样，越够动人。‘如待遇优厚，任何不合理的条件都不会拒绝。’这样如何？”

“我不应当再提到待遇的。看起来，这好寒酸呢。”

“我觉得并不怎样寒酸呢！不过，也许我没说错。现在我再看一遍。‘两个年轻冒险家待聘。愿做任何工作，去任何地方。待遇必须优厚。不拒绝不合理的条件。’如果你看了这则广告，你会怎样想呢？”

“我会想，这个登广告的人，不是一个喜欢愚弄人的人，便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

“这还没有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则广告，以‘喇叭花’开头，‘顶好的孩子’具名，像这件事一半的疯狂呢。”她撕下了这一页纸，递给汤美。“我想，你拿去登在本地的时报上，回信写某某号邮箱收。我估计这要花五先令，这里是我出的一份，二个半先令。”

汤美拿了纸在考虑了，脸有点发烫起来。

“我们真要试一下么？还只是说着玩的？”

“汤美，你真是个做事有头没尾的人！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来，我们干一杯，祝生意成功！”她把剩下的一点冷茶，倒进两只杯子里。

“敬祝我们的冒险事业生意兴隆！”

“敬祝年轻冒险家有限公司万事成功！”汤美响应着说。

他们放下茶杯，半信半疑地大笑起来。杜本丝站起了身。

“我必须要回到招待所我那间堂皇的套房里去了。”

“也许这是我闲逛到丽兹去的时候了。”汤美笑着说。“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面呢？”

“明天中午十二点，在毕卡迪地下车站。你认为适不适合？”

“我有的是时间。”他说。

“那么，再见了。”

“再见，老东西！”

两个年轻人，向相反的方向各自走了去。杜本丝住的招待所，是在一个叫南贝尔格拉的地方。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她没有搭公车。

她刚走过圣吉姆公园一米路时，她后面响出了一个男人声音，使她吃了一惊。

“对不起，”这人说：“我能同你谈一会儿么？”

第二章 威汀顿先生的献礼

杜本丝急速地转过身，一时想到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因为这男人的面貌和态度，并不像她最初推测的那样。她在踌躇了。仿佛这人已知道了她的想法一样，他连忙说：“我可以对你保证，我并没有对你不敬重的意思。”

杜本丝相信了他，虽然她本能地不喜欢，也不信任他。她还是把最初对他这种恶意的想法，暂时收敛起来。她把他全身上下打量了一回。这人是个高个子，模样儿整洁，有个突出的下巴，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在她逼视下，目光不停地闪烁着。

“啊，是怎么回事？”她问。

这人微笑起来。

“我碰巧无意中听到你们在尼奥说的一些话。”

“呃，说了又怎样呢？”

“没有什么——只是我在想，我可能会对你们有点用处。”他说。

杜本丝的脑子里，不禁有了另一种推测。

“你跟踪我到此地的么？”

“恕我鲁莽。”

“在哪一方面，你认为你可以对我们有用处呢？”

这人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名片，欠下身递给她。

杜本丝接在手里，仔细看了一眼。上面印着：“爱德华·威汀顿”底下是“伊索尼玻璃器皿公司”和城市办事处的地址。

“如果你明天早上十一点来看我，我会把详情告诉你。”威汀顿说。

“十一点么？”杜本丝怀疑地说。

“十一点。”

杜本丝下了决心说：“好，我会到那里的。”

“谢谢你。再见。”

他挥舞一下帽子，走掉了。杜本丝盯着他的背影望了几分钟。然后她肩头怪异地耸动一下，真像一头狗在摇晃着身子一样。

“冒险已开始啦，”她自语着说：“我在奇怪，他要我做些什么呢？威汀顿先生。关于你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喜欢呢。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一点也不怕你。正像我以前说过的，小杜本丝是完全能够照顾她自己的，谢谢你啦！”

她略点了一下头，想了一会后，便很快地朝前走过去。从这条大路转到旁边另一条路上，走进一所邮局。考虑了一会后，去拿了一份电报纸。她想到这五先令会花得不值得时，便决定冒一次风险，先花费九便士。

她掏出带在身边的那支铅笔急速地写着：“不要登广告，明天解释。”她把电报发到汤美住的地方。

“他也许会马上收到的，”她自语着说：“不管怎样，这是值得一试的啊！”

然后她飞快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她在路上一家面包店买了三便士的甜面包。

她回到住的那间顶楼小房间里，咀嚼着甜面包，还在回想这件事。伊索尼玻璃器皿公司，是怎样一家公司呢？需要她去做什么呢？一时，她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兴奋。

这晚，她很晚才上床去睡。她梦到了威汀顿，派她去洗一大堆玻璃器皿，完全和她以前在医院里做的事一样。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还差五分，她便到了伊索尼玻璃器皿公司办事处，这是一排大楼。她想不必忙着进去，便决定向街尽头去，又折转回头。刚刚到十一点时，她才走进了这幢大楼。伊索尼玻璃器皿公司是在顶上一层楼。里面虽有电梯，可是，她决定走上去。

她气也没有喘一下。在漆着“伊索尼玻璃器皿公司”的落地玻璃门外面停下来。

她敲了一下门，听到里面有了回音才转动门柄，走进一间不十分清洁的，朝外面的一间小办公室。

一个中年职员，从窗边一张写字桌前的高凳子上，站到地上，询问地向她走过来。

“威汀顿先生约好我来见他的。”杜本丝说。

“请这边走。”他走到一扇上面写着“私人办公室”的隔门，敲了一下，然后把门打开，站到一边，让她走进去。

威汀顿先生正坐在放满纸张的一张大写字桌前椅上。杜本丝证实她早先所做的判断。这位威汀顿先生，有什么不十分对劲似的。

他抬起头，略为点了一下。“你找到此地了？好极了，请坐。”

杜本丝在他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今天早上，不知怎的，她看起来，似乎格外地怕羞和不安。把头低垂着，坐在那里。威汀顿先生正在分拣着文件，发出一片沙沙声响。最后他把这些文件纸张推到一边，靠到写字桌上。

“现在，亲爱的年轻小姐，让我们来谈正经事吧。”他一张略显稍大一点的脸，展露出一丝微笑。“你是想找工作么？好，我有工作给你。现在我付给你一百镑现款，还有一切费用，你觉得怎样？”他靠到椅子上，把大拇指插到背心的袖孔里。

杜本丝谨慎地望着他。

“工作的性质呢？”她说。

“这是有名无实的——完全有名无实。这不过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没别的。”

“去什么地方呢？”

“巴黎。”威汀顿对她微笑地说。

“哦！”杜本丝思虑着说。她心里却在盘算：当然，如果给我爸听见了，他会大发雷霆！我不认为威汀顿在扮演以哄人为乐的角色。

“是啊，”威汀顿接着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高兴的呢？把时钟拨回了好几年——难得有的事，我想，你又重新回到那栋可爱的女子学校宿舍里去了——”

“女子学校宿舍么？”杜本丝插口说。

“正是。纽伦街柯隆毕太太的女子宿舍。”

杜本丝对这名字太熟悉了。她想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她有几个美国朋友住在那里，她比任何时候更有精神了。

“你是要我到柯隆毕太太的女子宿舍去么？去多久呢？”

“这要看情形，可能三个月。”

“就是这样的事么？还有什么旁的条件么？”

“没有了。当然，你会由我来保护的。你还要和你的友人们断绝通信往

来。目前，我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再说，你是个英国人，是么？”

“是啊。”

“但你说起话来，却带点美国口音呢？”

“我有个医院里的好朋友，她是个美国小女孩，我敢说，我是从她那里学的。这我可以马上改变过来的呢。”

“反过来说，你这样再好也没有了。关于你过去在英国的生活情形，也许难以保留了。我认为这样对你会更好些——”

“慢着，威汀顿先生，你似乎认为我是真的同意了。”

威汀顿吃了一惊。

“当然你不会想要拒绝的吧？我可以对你说，柯隆毕太太的女子宿舍，是个最高尚而正统的场所呢。”

“确实是这样。”杜本丝说。“条件似乎太优厚了。威汀顿先生，我不明白从哪一点，你肯值得在我身上花费这么一大笔钱。”

“你不明白么？”他变得和蔼地说：“好，我告诉你。我能有把握地花极少数的钱找旁的一些人。但我愿意付给一个有足够才智，做事镇定的年轻小姐，她还需要有充分的判断能力，不要多问问题。”

杜本丝微笑了一下，她觉得威汀顿做成功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说到勃拉司福先生呢，他该怎样加入进来呢？”

“勃拉司福先生？”

“是啊，我的伙伴，”她一本正经地说：“你昨天看到我们在一起的啊。”

“啊，是的。不过，我怕我们不会需要他。”

“那么，这就吹了——”她站起身说：“要嘛我们两个一起，否则我们一个也不会去。对不起，威汀顿先生，再见了。”

“慢点，让我想一想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办法可想。你坐下来——”他带着质问的口气，话停住了。“你的大名是——”

杜本丝忽然想到了副主教，心里感到一阵不好受。她脑子里蓦然想出了这个名字。

“珍妮·芬恩。”她连忙说。但对这名字的后果怎样，她却漠然不知了。

威汀顿脸上的一团和气顿时不见了。脸色竟然愤怒得发

紫，额头上青筋毕露，隐含着一种怀疑的惊奇。他把身子靠到前面，怒冲冲地说：“所以，这是你玩的一出小把戏，是么？”

杜本丝虽然一时吓得呆起来，她倒还能保持住冷静。她

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但她总不愧是个非常机敏的人，觉得不得不坚持下去。

威汀顿开口了：“你始终像猫和老鼠那样，在和我作耍，

是么？你知道，我需要你，你却继续着这出喜剧，是么？”他冷静下来了，脸上也失去了那种发怒的神色，严厉地望着杜本丝说：“是谁泄漏消息的？是妮泰么？”

杜本丝在摇头，她怀疑，对这么假装的做法，能维持得

多久。她体会到，要紧的是不要把这个，她不知道的妮泰再拉到事情里去。

“不是她。”她完全诚实地回答说：“妮泰一点也不认识我。”

他一双眼睛像螺丝锥般，钻牢在她身上。

“你知道得有多少呢？”他说。

“只一点点。”杜本丝说，高兴地看到威汀顿显然有点不安起来了。如果她过于夸张的话，她非常清楚，一定会引起他的疑心。

“不管怎样，”威汀顿咆哮着说：“你来此地时，已知道得够多了。能脱口说出那个名字？”

“这也许是我自己的名字呢！”她说。

“可能的。是么？会有两个女孩子，有同一个名字？”

“也许我是偶尔想起的。”她说。一想到自己能做得这么逼真，心里好兴奋。

威汀顿砰的一声，把拳头击到桌子上。

“不要再装算啦！你知道了多少呢？你想要多少？”

最后一句话，使杜本丝听在耳里，可开心透顶了。尤其在她用过一顿早餐，和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甜面包式的晚餐后。目前她关心的是这次冒险，而不是他说的话。可是，她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她微笑的坐直身子，好像事情完全有把握一样。

“我可爱的威汀顿先生，”她说：“不论怎样，让我们把牌摊到桌子上来吧。你也用不到这么愤怒。你昨天不是听见我说过，我在计划用智慧谋生活。现在我看起来，似乎已得到了证实。我已有一些智慧能生活下去了。我承认，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不过，也许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一点。”

“也许是的——也许不是。”他说。

“你坚持要对我做错误的判断。”杜本丝说，轻轻叹了一口气。

“像我不久前说过的，”威汀顿带着怒气说：“别装蒜啦！还是说到正题吧。你骗不了我的。你知道的事，要比你愿意承认的还多。”

杜本丝边在暗自夸赞自己的才能，边说：“威汀顿先生，我不想来反驳你。”

“那我们说到这平常的问题——多少钱？”

杜本丝陷入困境了。到目前为止，她完全成功地骗过了威汀顿。可是，提到一笔确实而不可能的金额时，也许会惹起他的猜疑。她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主意。

“假定说，先付一些，而把这整件事的讨论，留到以后呢？”

威汀顿给了她一个难看的眼色。“你是想敲诈，呃！”

杜本丝可爱地微笑起来。

“哦，不是的！我们不妨说，这是工资预付。怎样？”

威汀顿在暗自叫苦了。

“你知道，”杜本丝仍保持住平静的声调说：“我是多么喜爱钱呢！”

“这也有限制的。要看你怎样的做。”威汀顿说。带着一种不情愿的夸赞。“你哄骗得我不坏。虽然你不愧是个很温顺的女孩子，但却有足够的脑筋，来达成我的目的。”

“生活总是充满了惊奇的啊！”杜本丝像说教般地说。

“凡事都是一样，”威汀顿接着说：“这已有人说过了。你说不是妮泰——”他的话被敲门声打断了。

一个职员谨慎地在门上敲了一下，走了进来。走到他主人手肘旁，放了一张纸。

“先生，刚巧你有个电话。”

威汀顿抓起纸张，眉头皱了起来。

“这样行了，勃朗。”他说着，再望了望这职员：“噢，你可以去了。”

这职员走了出来，随手把门关上。威汀顿转对杜本丝说：“明天在这同一个时间来吧，我要忙起来了。你先拿五十镑去吧。”

他匆忙拣出几张钞票。放在桌子上推到她面前，然后站起身。他显然有些不耐烦了。

她样子冷漠地，把钱数了一遍，放进了手皮包，站起身来。

“再见，威汀顿先生。”她彬彬有礼地说：“至少，我该说声再见的啊！”

“是啊，再见。”他又变得和气起来了。杜本丝却在疑惧了。“我的聪明又迷人的年轻小姐。”

她轻快地奔下楼去，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兴奋。隔壁墙上的那口时钟，正指出了十二点差五分。

“让我使汤美惊奇一下！”她自语着说，边叫了一辆计程车。

车子在地下车站外停下时，汤美刚走进出口的地方。他一双眼睛睁得老大，匆忙向前面跑去，帮忙扶她下了车。她深情地望着他微笑了一下，带着点感动人的声调说：“老东西，还不快点付车钱？我身边没有一张少过五镑的零钱呢！”

第三章 挫折

事情并不如想像那样令人得意。首先，汤美口袋里的钱多少是有限的。结果车钱付了，这位小姐重新收起这庸俗的两便士，司机手里还拿了零零落落的银角子，在弄出粗哑唏索的声音后，认为这位绅士还会不会再多付给他一些？

“你付得太多了，汤美。”杜本丝天真地说：“我想他会找回一点的呢。”可能是听到这种说法，才引起这个司机赶快开走掉了。

“呃！”汤美说。终于他的情绪松弛下来了。“你怎样坐起计程车了呢？”

“我怕也许会到晚了，叫你久等啊。”她说。

“怕——你——也许到晚了！哎呀，我的天！”他说。

“千真万确。”她睁大一双眼睛。“我身上再没有比五镑少的钞票了。”

“老狐狸，你做得真不算坏。但还是一样。这家伙可不会受骗的——绝对不会受骗的！”

“不，”杜本丝想了想说：“他并不相信呢。说到事实确有点古怪，确实不会有人相信的呢。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到的。现在我们先去用午餐再说。萨伏怎样？”

汤美不觉露齿笑起来。

“丽兹怎样呢？”

“再仔细考虑一下吧。我赞成去毕卡迪，比较近点。我们也不用坐计程车了，走吧！”

“这是一种崭新的幽默么？或是你真的昏了头？”汤美说。

“你后一个推测没说错。我有了钱财，这太令我震惊了！对于心理上烦恼的特殊健康状况，一个有名的大夫会推荐无限止的吃什锦冷盘、美国龙衔虾、纽堡鸡和派区松脆土司片！让我们先去享用一顿吧！”

“呃，老朋友，你真的碰到了什么事啊？”

“哦，从不会有人相信的事情！”她扭开手皮包。“你看这里，这里啊！”

“哎呀，天呀！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把你的猎物，那么样的挥舞啊！”

“它们可不是什么猎物呢，这比猎物还不知道要超过几倍价值呢！”

汤美有点泄气了。“我一定要喝个畅快！我做梦也没想到呢！”

“那么你不快跟我来，一同去用一顿午餐？”

“可是，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啊？抢到了一家银行么？”

“一切要赶快。唉，毕卡迪真是多么可怕的地方。”

“那么，去烤肉馆怎么样？”他问她。这时两人已走到对面街上了。

“这家还要破费呢。”杜本丝不同意了。

“难得一次啊，快来吧！”

“你保证，那地方能吃到我想吃的东西么？”

“当然啦，保证你吃得津津有味。”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了。”当他们到了那地方坐下时，他再也不能抑制心里的好奇了。

杜本丝便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了。

“最妙的是，”她说：“我真的想出一个叫珍妮·芬恩的名字！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名字。是为了我那个可怜的老爸——我怕会牵涉进任何不明不白的事件里去。”